

继续推动Apple/苹果公司的高层报酬政策改革

突破2万亿美元市场价值的Apple成为世界最大公司，其公司治理的重要战略意义无需解说。2019年8月19日，我正式向公司提交第六次提案付诸2020年股东年会表决，要求大为降低NEO Pay Ratios/高层报酬与中间年收雇员的差距，此处NEO指除了CEO以外的Named Executive Officer/最高层官员。2018年，公司的四个NEO高管的收入比率高于478。这样的贫富差距扩大趋势不仅是个人贪婪的道德问题，也是不公平的社会问题，更是无法持续的美国经济的系统问题。我提议参照日本、欧洲公司的现状，减少高管与员工收入比率。¹公司以提案“vague/模糊”、“indefinite/不确定”为理由排除我的提案，得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律师的认可，我的提案没有进入股东大会表决。

今年8月11日，我虽然不同意但还是按照SEC的律师的意见，修正提案内容，使公司无法挑出“模糊”或“不确定”的借口，再次提交付诸2021年股东大会表决的提案，特别指出美国公司的高层报酬没有合理的方法论，例如，Twitter的CEO报酬比率连续两年低于0.001，而JCPenney的2018年CEO报酬比率高达1294是公司破产的原因之一。²

今天，我与公司的两个律师官员就我的提案举行电话会谈。他们解释说公司有很多销售员工，所以中间收入不高（因此显得高管收入比率偏高），90%以上的股东对公司的总体报酬政策是满意的，公司的报酬政策是公平的，只强调高管收入意义不大。我指出，兴许公司至今为止的报酬政策勉强可行，但今年的疫情危机带来了全美、全世界、特别是美中关系的危机，还延续以往的政策，不公平也无法持续下去；而苹果作为世界第一大公司，必须发挥领导作用。我介绍几年前Intel/英特尔公司听从我的建议，召开包括HP/惠普公司以及外部专家在内的“圆桌会议”，检讨并改进公司的人权政策的范例。他们说这样不可行，但愿意向报酬委员会（董事会成员、原副总统Gore/戈尔就在这个委员会）报告，并联系英特尔和Google/谷歌看看它们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或兴趣。当然，我和公司之间在高层报酬政策方面分歧如此巨大，能否达成妥协进展，无法乐观。

虽然我有经验和信心改进提案的内容不让SEC的律师的又认可公司的排除借口，但我更担忧的是美国政治民主的进一步倒退。上周刚结束的民主党全国大会没有一个著名政治人物提到几十年来越发严重的贫富差距这个造成美国、全世界对立动荡不安的根本原因，即使Biden/拜登当选也不能指望民主党会解决这个根本的社会/政治问题。而Trump/特朗普之下的SEC比过去偏向公司，已经提议把股东能够提案的股份资格一举提高11.5倍、意图就是取消至今为止相对民主的小股东提案政策（大股东从来对企业治理政策不感兴趣）。对于我们这几个被媒体称为“gadfly”³的小股东而言，现在正在猛烈展开的美国选举还直接关系到保卫美国经济民主的言论自由命运。

不管什么人执政，我们都不抱幻想，继续坚守在美国经济民主战场的第一线。因为除此之外，人类社会不会有自由平等的未来。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20年8月24日]

¹ http://cpri.tripod.com/cpr2019/apple_proposal_2020.pdf

² <http://cpri.tripod.com/cpr2020/Apple2021proposal.pdf>

³ A gadfly is a person who interferes with the status quo of a society or community by posing novel, potentially upsetting questions, usually directed at authorities. The term is originally associated with the ancient Greek philosopher Socrates, in his defense when on trial for his life. (Wikipedia)

【后补】今天，我再次与8月24日会谈的两个苹果公司律师官员举行电话会谈。他们解释说已经就我的提案举行过内部会议，我建议的召开包括外部专家在内的“圆桌会议”方案不可行，但报酬委员会以及相关的官员愿意直接听取我的意见，条件是我同意撤销提案。我感谢他们的努力，为了表示诚意接受这个建设性意见，希望在与报酬委员会Gore/戈尔先生以及相关的官员、公司雇佣的报酬咨询行等会谈后，记录会谈中我的建议以备政策改进，同时我撤销提案。他们声明没有得到公司授权承诺任何政策改进，只是为了我撤销提案才组织相关人士听取我的意见。他们还表示愿意听取我对公司人权方面的建议。我指出：我提案的初衷就是为了政策改进，如果没有一点改进就撤销提案，那就没有必要提案了。至于人权政策，我随时愿意为公司提供免费咨询。不过，为了表示感谢他们的辛勤工作，我同意：如果公司不阻碍我的提案明年付诸股东大会表决，我以后可以不再提案了。他们感谢我的好意，但还要向公司汇报再做决定。

[2020年9月8日]

【再补】2020年9月8日会谈后，公司明白了我的战略计划，决定不阻碍我的提案付诸表决，我以后也不采用提案的方式而是非正式与公司交流更广泛的治理政策问题。

2021年2月23日，我通过电话参加股东会议，会议播放了我事先录音的两分钟发言，大意为：First, I am disappointed with our board's opposition statement, and noticed that in 2020, the average of the four NEOs pay ratios to the median compensated employee pay is larger than 454 to 1 even under the pandemic crisis. /一、我很失望董事会的反对我的第5号提案的声明，特别注意到在全美疫情危机下四个NEO高管的平均报酬是中位员工收入的454倍；Second, my proposal asks for consideration of social and economic factors. As a Nuclear Physics student in China at the late stage of the Cold War, a Sociology graduate student in Japan and a political scientist in the US, I have written many articles and books on US-Japan-China comparative policy issues. It is clear that America's ballooning executive compensation is not sustainable for the economy, and the alarming income inequality is the core problem of American society and the root cause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二、从我的中国核物理、日本社会学、美国政治学的经历和研究深知美国高管报酬的气球式上升对美国无法持续、是美国社会不平等的核心问题和国际冲突的根源；“We must restore the soul of America.” President Biden appeals to us: “my whole soul is in this — bringing America together, uniting our people, uniting our nation. And I ask every American to join me in this cause.” The world has changed sharply and fundamentally. American corporate governance must change too, now. Vice President Gore, this is the opportunity to demonstrate your soul and leadership to reform America's unsustainable economic system, here at Apple Compensation Committee. /最后，援引Biden/特朗普总统“回复美国灵魂”的团结呼吁，特别提示董事会报酬委员会的成员、Gore/戈尔原美国副总统展示灵魂和领导力。

今天公布的正式投票结果是：赞同539, 512, 386股(5.5%)、反对9, 141, 454, 196股(93%)、弃权129, 757, 501股(1.3%)、机构股东3, 536, 704, 458股(每一个机构股东因为持有者众多无法参与投票)。得到5%以上赞同的议题明年还可以继续提案付诸表决。不过，我已经向Apple公司提交6次提案，3次付诸表决，建立了沟通渠道，达到了战略目的，把资源转向别的更需要改进治理的公司。

[2021年2月25日]

